

# 摘板栗

□陈榴芳

国庆长假回来，有一女生在日记中写道：在亲戚家看到浑身长刺的东西不知为何物，直到有人剥开才知道是板栗。也难怪孩子，现在好多东西都是现成的，快捷的生活让许多人变得孤陋寡闻。不由得想起童年摘板栗的情景。

我的老家是个群山环绕的地方，山上的灌木丛里，有不少野生的栗子树。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这些自然的馈赠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诱惑。金秋时节，它们还是嫩生生的，可我们等不及了，相约去摘栗子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许多人为了那份舌尖上的享受，不怕山高路远，也不怕荆棘丛生，而我天生胆小，既怕荆棘划破手，又怕虫蛇出没，上山的时候战战兢兢的，没能像别人那样所向披靡，摘到的栗子自然也是小小的。

栗子浑身长满刺，戴着手套也会扎到手，须小心地捏住一小撮刺把它从枝上扯下来。有人特意用竹片做了一个小夹子，这样就不怕刺儿扎手了，我很想有这样的一个竹夹子，可是父亲长年出门在外，没人会给我做。小孩子摘栗子一般都是随摘随吃，将摘到的栗子放到一块较平坦的地上，用鞋底踩住来回磨搓，直到它的刺磨平了，就从刺的缝隙中将栗子拦腰剥开，挖出里面的栗子迫不及待地剥着吃。因为是野生的，颗粒小得很，只有牙齿那么大，没有现在市场出售的那样板正厚实，但那味道对于我们这些长年没有零食慰藉的嘴来说是何等的享受！

有的栗子因为个小，你千辛万苦剥开后，里面竟是瘪的，那是一件扫兴的事。摘的次数多了，也从中摸索出一些经验来，一般圆形、刺长而密的是空壳，而扁圆形的，刺儿短而疏的里面果肉饱满，如果能摘到裂开口子、刺儿已经变成棕色的那是十分欣喜的事，不但省去了磨搓的麻烦，那些鼓胀的颗粒似乎在对你笑呢。

我们这样毕竟是小打小闹，大人们出手才叫一个痛快。在栗子成熟时，母亲会叫姐姐歇上一天去摘板栗。大人们全副武装，背上茶箩，戴上厚手套，拿上竹夹子，像出征的战士。暮色中，我们迎着满载而归的姐姐，将茶箩底朝天倒，一个个刺儿球相交在一起，蜷在里面似乎不肯出来，不停地抖，又用夹子拼命撬。好家伙，厚厚的一堆。第二天让它们晒太阳下晒晒，栗子们就裂开了，剥出的栗子，先炒一些满足一下馋涎三尺的我们，其余的就收起来留到过年吃了。炒过的栗子比起生的来要美味得多，简直是奢侈品，那个香啊，在牙缝里经久不散。

如今，野生的小栗子已难觅踪影，板栗都是经过嫁接后长出来的，每一颗都沉甸甸的，菜场里有成堆的生板栗出售，也有现成的糖炒栗子卖，可是我却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。很多东西都是这样，当你轻而易举地得到，而且一味可以满足欲望时，反而觉得索然无味，不值得珍惜了。

# 摸鱼记

□覃正波

有人喜欢浑水摸鱼，那是没有技术的活儿。我喜欢清水摸鱼，没有点绝活，鱼是不会轻易上钩的。摸鱼的事儿是小时候的事。年少时，父母农事忙，没怎么管我们，三岁多以后就跟随稍长些的伙伴在叫干沟的小溪里摸鱼，溪水里长着清一色的岩花鱼，最大的不过二三两，都是些不上秤的玩意儿。但这种鱼味道鲜美，在集市上很难买到。

溪沟里的水清亮清亮的，在水里洗衣服，衣服格外亮色。水浅的地方不及脚背，水深的地方是潭，深不过三米。潭里是鱼儿集中的地方。潭水清可见底，五彩石、卵石、细沙都像用清洁剂洗过似，干净、光滑，看到背后长着几条花纹的岩花鱼在上面慢悠悠地游着，过着近乎神仙的日子。我注意看着，一不小心把潭边的一块石头踩了下去，有了些响动，鱼儿迅速朝潭底逃窜并钻进潭底的缝隙里躲了起来。如果在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岩洞里，往往能摸到鱼，手指触到尾巴后，两指努力去夹住往外拖，狡猾的鱼儿趁你不注意，一下脱身迅速朝水底钻，这时候就要眼明手快，捉到尾巴，及时把手朝鱼身移……聪明一些的鱼儿朝更深的岩洞中钻，许久都不肯出来，直到水波平静后才左顾右盼摇着尾巴慢慢地在水中游。鱼抓到后放进装有倒钩的篾篓里，一次一次和鱼儿周旋，总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有的岩洞藏有数条小鱼，我便叫几个小伙伴帮忙堵住，有的笨手笨脚的，帮忙变成了添乱，让鱼儿全跑了，这是令人伤感的事。一时气极，高呼一声：“滚到一边去”，那个娃儿也知趣，站在岸上痴痴地望着我们，泪珠儿一滚一滚的，很伤感。生气归生气，摸鱼是大事。骂完后，我站在水中纹丝不动，见机行事。鱼儿以为是放在水中的巨石，在我们档下穿进拥出，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继续悠哉悠哉。这时候得屏声静气，下手要快、狠、毒，目标个个击破。有时候会摸到半篓子鱼，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，这些鲜美的鱼儿堪称美味，比现在吃海鲜要美味得多，至少水是源头水，没有任何污染，纯天然的。

除了摸鱼，我们也摸浅水里的虾子、螃蟹等小动物。有时搬开石块会冷不丁看到水蛇，于是惊慌失措逃离。

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，当我再次到那条干沟，发觉小溪真变成“干沟”了，原来深过三米的小潭早已被砂石淹没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正如我的三十年，所有的大小事，悲欢离合，都被风尘埋没，儿时的伙伴都已各奔东西。我望着曾经给予我童年快乐和幸福的小溪，心里空荡荡的，一种失魂落魄涌上心头。

## 我的晚报情缘

# 情深缘续

□郭廷昌

《宁波晚报》创刊前，我长期订阅《新民晚报》，心想宁波有自己的一份晚报多好啊！终于，等来了1995年元旦《宁波晚报》的诞生，“心系寻常百姓，可读可用可亲”。20余载、8200多期，一直与我“形影不离”，即使出差或旅游在外，回来后必定补读，一期不漏。当然啦，不是每篇必读，而是感兴趣的文章选读。有时，因为某些文章也会产生联想，于是偶尔也有写作的念头。

有一年春节前，我和妻子去舟山探亲，轮船开出镇海口，遇上大风，客轮剧烈颠簸，为安全计，轮船调头折返宁波。那一年刚开通甬舟汽车轮渡，也可搭乘散客，从北仑白峰到定海鸭蛋山，沿途有小岛作“屏风”，估计风再大也能开。于是，我俩决定骑自行车“跨海”行。此行陆上全程80多公里，其间也翻越一座低山和两处缓坡，跨海约20公里。我俩骑车5个半小时，“汽车母舰”行驶1小时，途中稍作小憩，近7个小时安抵沈家门，此行成亲友间“热门话题”。晚报创刊后，我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，以《“蓝色公路”故乡行》投稿，刊登在1995年1月30日的副刊“三江月”头条。当年3月2日，我参加晚报副刊作者座谈会，应邀参加的11位作者与副刊部编辑贺圣思、王满国等5位编辑老师座谈交流，气氛热烈，在报社用餐后余兴未尽，下午继续畅谈，十分愉快，深受教益。此后，我又写了《雪中高山行》《泼水》等在“特色夜宵”栏目中刊出。

《新民晚报》副刊“夜光杯”的“未晚谈”专栏，时不时有林放（社长赵超构笔名）的评论，切口很小，语气平和，说理透彻，极耐品读。《宁波晚报》推出“月下谭”栏目，同“未晚谈”如出一辙。我有所感试投一篇小文，有感于单位里的某些讲座场面，报告人大多正襟危坐，照本宣科；听者哈欠连连，昏昏欲睡。而最好的演讲家是不用稿子的，早年陈毅同志讲话，多不用稿子，见报时常有笑声或大笑的注脚。于是，我撰写《站着讲 脱稿讲》一文，刊登在“月下谭”栏目上，同事和朋友们看后都有同感，使我深受鼓舞。

《宁波晚报》对百姓关心的问题，常推出征文活动，也听到同事和朋友们对征文的议论，由此触动我的灵感。我写的《呼唤“楼德”》《重塑“外滩”景观》等征文获奖。当年外滩到处围墙、栅栏和违章建筑，处于半封闭状态，显得冷落和杂乱。我建议尽快恢复宁波港埠早期对外开放的中西建筑、历史遗迹，建成特色旅游一条街。如今外滩已形成一条独特的风景线，令人格外高兴。

总第6404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